

尔冬强视觉文献系列之
朱家角



Old China Hand Photos

口述历史：尔冬强 和108位茶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尔冬强视觉文献系列之
朱家角

口述历史：尔冬强 和108位茶客

主编 尔冬强
摄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DEKE ERH

尔冬强视觉文献中心 策划·制作



汉源影视

Old China Hand Film

汉源影视（上海）有限公司 出品









尔冬强视觉文献系列之
朱家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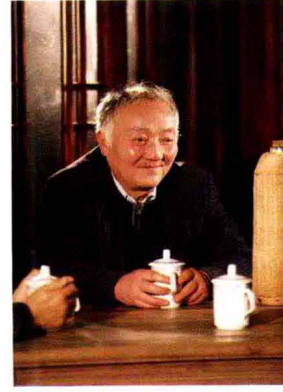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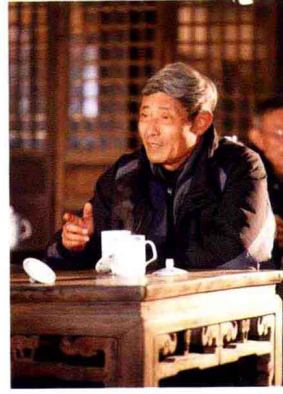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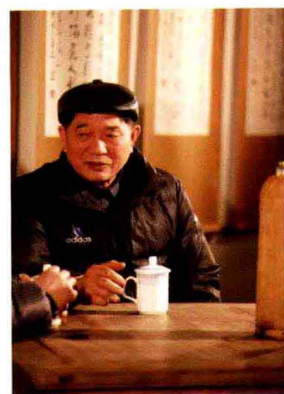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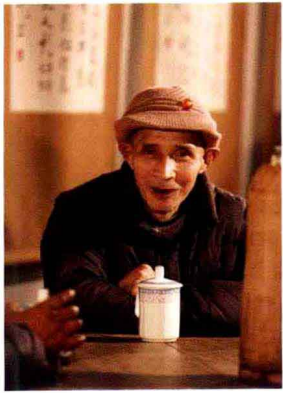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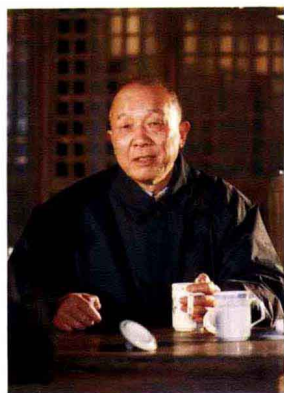




口述历史：尔冬强
和108位茶客











序一

我第一次随父亲到朱家角郊游是1965年的秋天，那一年我六岁。父亲说：“你马上要读书了，应该让你多看一些东西。”

对于一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朱家角的一切都是新奇、好玩的：宽阔的漕港河，往来如织的船舶，好象有着运不完的货物；高耸的放生桥，赶集的乡脚，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知足和安详。幽长的北大街，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林林总总的货物引人驻足，诱人的糕饼又让你垂涎欲滴，一路逛去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临水的河滩边，有张网捕鱼的渔夫，有淘米洗衣裳的阿婆；喧闹的茶馆里，坐着“茄山河”（聊天）的茶客；还有那城隍庙里飘荡的香火、娘娘庙里清晰的晚钟……

那一次的朱家角之行，是我父亲为我上的一堂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此后每逢暑假、寒假，我与几个最亲密的同学最喜欢去郊游的地方就是朱家角。整个文革期间，相比城市单调乏味的生活，朱家角的生活是鲜活、多彩的，每次我们到朱家角游玩都是尽兴而归。

1980年，我开始做自由撰稿，为港台和欧美一些杂志工作，在中国广阔的农村拍摄了大量有关中国乡土文化、民间艺术、区域文化的题材，出版了《中国民间艺术》、《贵州傩戏面具》、《中国泥塑》、《中国彩绘》、《中国木雕》等近10本反映中国民间文化的大型画册。我之所以长时间流连于中国乡村、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踪影里，我想是父母给我的家庭教育和儿时江南水乡给予我的文化记忆有关。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上海画报社当记者和编辑，有机会和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合作拍摄大型画册《江南古镇》，当时我开着新买的吉普车深入走访和拍摄了江南50余个古镇。能重温儿时的美好感觉，那是我最快乐的事情。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在江苏和浙江等一些未经开发的古镇里展开的，上海的一批古镇如朱家角、七宝、泗泾、南翔等并不在我们所列的工作名单中，因此错过了系统普查和记录当时上海地区古镇生活的机会，为此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我当时还乐观地认为不久以后总能抽空补上这些工作。

但是，八十年代末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发展开始了，眼见一批批中心城区的老房子被改造、被拆除，我心急如焚，不得不放下对中国传统文化遗存的拍摄工作，转向对中国近代历史老房子的视觉文献梳理工作中。

这一个“猛子”扎下去，竟用了我20年的时间，因为不仅是上海、整个中国都处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发展中，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到长江沿岸的港口城市，我一路拍摄记录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拆房子的速度。但是这期间我还是在上海

图书馆和北京皇史晟举办了两次“江南寻梦”的个人摄影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可见我对江南古镇的寻梦之旅一直无法割舍。2000年开始，我又启动了丝绸之路视觉文献的拍摄工作，所以就更无闲暇了。

万分感谢朱家角的文化引进项目，上海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已改名淀山湖新城公司）在2009年春天把我引入朱家角开设个人工作室，我终于有时间在放生桥边静静坐下来，为我所热爱的朱家角做点事情。

今天，当我和古镇上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共同完成《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这本书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可以说，这本书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因为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就一直想为朱家角做一本好书。但是这20年我象许多上海人一样被时代推着往前奔，始终没有时间和机会将童年对朱家角的一切美好记忆定格在底片上，所以这是一本迟到了20年才出版的书。

在如今乘坐高铁和磁悬浮的时代，回忆朱家角的前尘往事就如看一段梦幻般的电影慢镜头，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美丽、伤感和惆怅，而这种情绪最终会把你拽入无边的乡愁里……

有一天，我会将这种感觉搬上银幕。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母以及朱家角给予我的美好时光。

尔冬强

2010年7月25日于朱家角



序二

江南古镇，多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周庄刘禹锡之文风余韵，沈万山之致富传奇；同里明清科举之隆隆盛况，文人陈去病、金松岑之熠熠光彩，任兰生“退思补过”之人生思考；甬直甫里先生陆龟蒙之隐居深意，洋场才子王韬之文采风流，教育名家叶圣陶育才勋业；南浔“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人才辈出，丝商群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的盛极一时；木渎之范仲淹、冯桂芬，乌镇之茅盾、严独鹤，或名垂千古，或辉煌一时。这些文化资源，都已为各古镇所重视、研究、开发，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名人，一段段动人的历史典故，早已成为各个古镇的旅游名片。

这些古镇我都多次去过，对蕴藏在那些纵横河道、飞峙石桥、白墙青瓦、画栋雕梁后面的历史遗迹，对古镇的文化风格，也曾留心琢磨，觉得它们虽然都处于江南水乡，都有小桥、流水、人家，都有莲藕、虾米、香茗，但同中有异，各有千秋。在历史文化底蕴方面，朱家角尤其别具一格。

朱家角，又名珠里、珠街阁，宋元时期已成集市，明万历年间成为集镇，清代中期为青浦西部贸易中心。嘉庆年间的《珠里小志》描述：“今珠里为青溪一隅，烟火千家，北接昆山，南连谷水，其街衢绵亘，商贩交通，水木清华，文儒辈出。”陈金浩有《衢歌》述朱家角之盛：“鱼米庄行闹六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不及珠街阁，看尽图经总未知。”诗中没有注明“两泾”确指，当为朱泾、枫泾、泗泾三泾中的两泾。民国时期，因受上海城市带动，商业发达，朱家角成为大镇，为周围四乡百里农副产品集散地。米厂、米行、米店，鳞次栉比。每届新谷登场，客商近悦远来，肩摩踵接，河港几为米船所壅塞，有“三泾（朱泾、枫泾、泗泾）不如一角”之誉。

朱家角以商名世，人文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南宋时，淀山顶上已建普光寺。元代建的圆津禅院，明代建的报国寺，清代建的耶稣升天堂，都是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斗方之地，在明清两代竟然出了十六名进士，四十多名举人，其中，历官乾隆、嘉庆两朝、为政为学均有时誉的王昶，便是乾隆朝进士。其他方面的名人也很可观。曾五次应召进宫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治病的御医陈莲舫，多年担任《申报》经理的著名报人席裕福，都是近代史上名满天下的人物。特别是小说家陆士谔，因其在清末小说《新中国》中，预言四十年后将在上海浦东举行“万国博览会”，随着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和顺利举办，突然被激活，成为众多媒体频繁道及的天才预言家。

这些，是人们在报纸杂志、旅游指南和因特网上容易见到的关于朱家角人文资料。这些，已经足以让人们对于朱家角镇的人文荟萃肃然起敬了。但是，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朱家角这个“长街三里，店铺千家”的商镇，在民国时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竟然出版过三十种自办报纸。单看看以下这些